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高连营 主编



没有星光的夜

MEIYOUXINGGUANGDEYE

夜很美，也很黑，
一切都是那样寂静

也许有些人很可恶，有些人很卑鄙。
而当我设身为他想象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：
他比我更可怜。所以请原谅所有你见过的人，
好人或者坏人。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没有星光的夜

主编：高连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/高连营主编,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7-204-07897-7

I.开… II.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I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968 号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主 编 高连营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电话: 010-87713181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75.725 印

字 数 40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7-204-07897-7/I·1685

定 价 1192.00 元(全 40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总 序

文明的华夏,名人辈出,代代相续,千古人物。

成功、成名、成家,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。

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,谁不希望成功?谁不想到成名?谁不企盼成家?21 世纪的年轻人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:“成功从何处起步?成名的奥秘在哪里?成家的诀窍是什么?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?”

《开启未来》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。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,怀着眷眷深情,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,溯流而上,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,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,去追溯自己成功、成才、成家,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。

“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,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们高远的志向、顽强的意志、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,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。因此,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,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,领悟他们成功、成名、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,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这些名人,他们的青春岁月,充满了苦辣酸辛,坎坷磨难或

经战火的洗礼,或历曲折的境遇,或扬逆水的风帆,或留奋斗的足迹……

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有幸福的回忆,更有苦涩的泪水;有成功的喜悦,也有挫折的苦闷,更有失败后的反思。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,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,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,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。

这套丛书的文字,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,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;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,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、实感的迸发。因此读起来亲切、真实、自然,若汨汨清泉,沁人心脾。从他们的经历中,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,做人的道理,处世的艺术,或名或家的奥秘。

老者不复返,来者永远新。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,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,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。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,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,肩负重任,迎着风雨,用坚强的信念,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,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,走向未来,走向光明,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成功属于我,属于你,属于他,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6年6月

目 录

丹顶鹤的故事	1
小学老师	16
门铃	47
心香	62
夏	92
打草	119
三月雪	134
没有星光的夜	172

丹顶鹤的故事

一

细雨象薄雾一样,喷洒得漫天灰白。

旷野里好象有人给了司机一个信号,司机一刹闸,车停了,前门开了,有人蹦上车,坐在司机的右侧。

小面包车继续颠簸,它不时地惊起草丛中、苇塘里的一群群野鸟。

“这里是鸟的乐园,鹤的故乡。”

一路上,q市日报副主编老李不停地向一位女同志介绍这里的情况。

“要想知道的详细一些,我可满足不了你,让他做导游吧。来,认识认识,这位小裴,裴宁,是从你们省H大学毕业分配来的,你们可以算做老乡了。”

那位刚上车的人,只把头稍微一偏,点了一下头。

车前横着的反光镜里,清晰地映着他的面孔。和当地的人一样,那上面明显地留着被大自然雕塑过的痕迹。雨、雪、风、霜,尤其是这里的风雪,北大荒的风雪,对于过去这张书生气的脸,恐怕真好比锋利的雕刻刀吧。

他脸色黑红,眉毛稀疏,皮肤粗糙,但骨骼畅朗、健康。他微

闭着眼睛，神态中减少了学生时代的那么一种盲目的自信，样子有些疲倦。是他对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气馁了吗？

“这位是 H 省来的，省报记者，小赵同志。”老李指着那个女同志向裴宁介绍说：

“我叫赵凡。”

那人仍不回头，只是侧着脸点点头。

“我也是 H 大学毕业的，我们是老乡，也是校友，同系、同届……”

“噢？”

他把头转了个 180 度，女记者看见的是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孔。怪不得有“母校”这个词儿，提起他，就象提起母亲，何况他这个远离家乡的游子。

“奇怪，同校、同系、同届竟不认识。”他说。

她笑笑，似乎是在说，我这人，就象我的名字，赵凡，赵氏，赵钱孙李，在中国到处都是，平凡得很，你当然不认识。

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望着窗外的细雨，在心里默诵着一首诗：

伞，
撑开了一个幻想的天地，
心，
却沉默着，
回避了湿润的细雨。

.....

“小赵同志，向你打听一个人，于楠丽认识吗？”

赵凡低下头，好象怕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表情。

“当然认识，中文系的，也分在我们报社，文艺副刊。”

还有，她已经结婚了，爱人是省长秘书，她有了一个儿子，还分到了一套三间带塑料地板的房子，她不会飞到你这儿来了……

但她不愿说这些伤人心的话，他也不多问。她明白，他心里多么迫切地想知道于楠丽的一切情况，他心里仍然有她。

小镜子里，他的表情又是疲惫不堪的了，他是在想什么。想什么呢？

车窗外只有风吹芦苇的声音，隐隐约约还有一种鸟的啼鸣，象薄薄的金属片被撕裂那么清脆、高亢……

“鹤，听见了吗？丹顶鹤！”

她摇摇头，她只听见了风雨声。他却兴奋起来：

“……这里是我国最大的丹顶鹤自然保护区，面积 21 万公顷，水禽有 200 多种。全世界丹顶鹤近二千只，我国就有一千三百只，而这里的丹顶鹤数量占世界的 40%，我国的 67%，亚洲有鹤九种全在我国，我们这儿就有六种。除了丹顶鹤之外还有白枕、灰鹤、白冠、黑冠、蓑羽鹤，这种蓑羽鹤样子象姑娘，所以又叫闺秀……”

她什么也没听进去，她和往常到这里来的人们不一样，她不是来看鹤的。

出差任务早已完成，但她没走。她如今在报社理论部工作，

虽然念的是生物系,和动、植物已经无缘。她给 q 市动植物研究所打了个电话,打听一个老同学,人们告诉她裴宁在这儿,在市郊自然保护区,她就来了。

她是来看人的。

二

“同校、同系、同届,竟不认识。”

这话说得真有点傲慢,他不认识她,她可认识他。她对他何止是认识呢?

他就是那么一种平平常常的样子,坐在同学们当中,一起听了四年课,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。生活也是单调地重复“一个书包两个碗,教室、寝室、图书馆”。

说不上从什么时候开始,更说不上出于什么原因,赵凡心里总是印着裴宁的影子。是崇拜?是把他看成理想的化身?都不是。当过红卫兵的女孩子,如今是不太容易对什么崇拜的。也许是寂寞,也许生活中就需要有这么一个人。那为什么是对他,不是对别人?

也许是他的许多见解与自己一致,他在系黑板报上写道:“标本是无生命的,实验室、博物馆代替不了大自然。”

暑假回来,他自己举办了一个展览会,展品全是他从神农架带来的动物、植物,有活的,也有标本。这次出游全是自费。

系里有人说他独出心裁,赵凡却欣赏这样一种精神。一个十九岁的英国姑娘珍妮,竟敢一个人在原始森林里观察猩猩

……但她从来没有当面去鼓励过他，他对女同学太严肃了。

一天，一个细雨蒙蒙的傍晚，赵凡从教学楼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支起雨伞。忽然，她发现一个人，站在侧面台阶上，抬头望天，他没带伞。如果，她走上去把伞借给他；如果，他走过来主动和她说句话……都没有。他们互相不认识。他犹豫了一会儿，一缩脖就钻进了灰蒙蒙的小雨里。她呢，踩着雨也走了，心中涌起一种惆怅的失落感。回去之后，她写了一首诗：

伞，
撑开了一个幻想的天地，
心，
却沉默着，
回避了湿润的细雨。
寂静中，
一个低沉的呼唤，
使我苦苦寻觅，
而打开心灵的窗子，
飘进的，
却只是夜的静谧。
或许我该做些什么，
但那潭一样深沉的目光，
分明露出自嘲的笑意。
于是，走了，
带着朦胧的内疚，

象这脚下的雨水，
无言地从你身边逝去。

.....

四年很快就过去了，表面上那么平静，到了毕业的时候，生活中的矛盾再也回避不了了，分配去向问题就成了一切矛盾的焦点。

“毕业生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，为了分得一个理想工作，同学们之间便展开了一场学习成绩加社会关系实力的大竞赛。

赵凡并不为工作问题发愁，身强力壮的男同学有的是，边远地区的名额当然轮不到自己。她只有一件事，她决定在填报志愿的那天，把它向裴宁公开。

可是生活偏偏不是自己能安排的，就在公布毕业分配方案的那天，裴宁脱颖而出，他的故事传遍生物系，甚至全校。

原来裴宁向系里申请，志愿到位于北大荒的边远小城q市去工作，他的女朋友，全校有名的歌星，中文系的于楠丽因此而和他断交。

多么意外呵，意外的不是他要去北大荒，她了解他，他有那么一点珍妮的精神，不，是裴宁的精神，如果神农架有名额他也会去的。意外的是，他有了女朋友，而且是那个被同学们贬称为“歌星”的于楠丽。

于楠丽，赵凡对她很熟悉，她们下乡在一个公社。楠丽很漂亮，娇小和白嫩得象个绢娃娃，她并不象人们想的那么坏，她漂亮但并不轻浮，有些娇气，心地却很善良。

只是，象裴宁这样的人，好象不会喜欢这样的姑娘，也许自己是个呆子。

赵凡鼓起勇气找到了于楠丽：

“你们什么时候好起来的？”

“从小就好，两家的父亲在延安住过一个窑洞。”

“应该珍惜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关于我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可我是学文学的，和你们学生物的不一样，仙鹤、鸟禽吸引不了我，那里的冬天太可怕了……”

她哭了。在她的哭声中，有留恋，也有对自己的谴责。

裴宁这个过去被系里许多人看不惯的人物，现在成了系里毕业分配动员工作的一面旗帜和号角。好多人想不通，这个平时连三好学生都不是的人，怎么忽然积极起来了。同学们希望能从裴宁嘴里得到答案。他呢，话更少了，只说那里有丹顶鹤，其它的豪言壮语和慷慨激昂的表白一概没有。

他瘦了，憔悴了，胡子长了，赵凡明白，他是在忍受着一种感情上的痛苦煎熬。

我该怎么办？赵凡也在煎熬着。

真难呵，生活。这是一次理想和现实的权衡；精神和物质的权衡；感情和理智的权衡。她始终没有勇气同裴宁说一句话，只是在交志愿书的头一天，她在日记里写下了那么多“假如”：

假如，我还是红卫兵的年龄；假如，生活没有欺骗过我们；假如，我能分得清奋斗精神和罗曼蒂克；假如……那我一定……

权衡的结果“理智”占了上风。她决心忘掉裴宁。

她顺利地拿到了去省报工作的报到证。可是，两年来她心里并不愉快，总是萦绕着那句诗：

……走了，
带着朦胧的内疚，
象这脚下的雨水，
无言地从你身边逝去。
……

三

乌裕河是嫩江的支流，它从小兴安岭南坡流下，流到这个平坦的地方，形成了广阔的沼泽地。

保护区招待所就在芦苇荡旁边，是一排用白色石灰石砌成的平房，式样精巧别致，陪衬着无边的蓝天和沼泽地。这里显得沉静、开阔，一派北国秋色。

雨停了。太阳好象为了欢迎远方的客人，迫不及待地钻出云层，露出笑脸，把大地照耀得明亮亮的，一尘不染。

Q市日报的老李同志帮赵凡在招待所安排好了住处。他让赵凡上午休息，下午由裴宁做向导，带她撑小船到湖里去。

她哪休息得下去，她的心早就乘着自己多年来编织的一只小船驶向湖心去了。她走出房间到处找裴宁却找不到。老李告诉她，裴宁是研究所派到保护区的常驻代表。有两个美国生物

学家已经在这里考察了两个月了，裴宁天天和他们在一起，他也有三个月没有回市里了。

赵凡怀着一种微妙的心理，找到了裴宁的房间，屋里很整洁，到处是书——仍然是一个男学生宿舍，连书包和饭盒都在。桌上的烟灰缸里堆着许多烟头。他也吸烟了，不奇怪，男人嘛。

窗台上一只罐头瓶里插着一簇挂着水珠的藕荷色的野菊花。淡淡的幽香，渗透着一股女人气息。

他性格中还有这一面，她挺高兴；她跑出房门，一个人爬上了瞭望台。她瞭望着，她是在等待着，她终于等来了一只船，载着裴宁和一个外国人，他们衣服都湿透了，那个美国人还扛了一架小型电影摄影机。

午后，在裴宁的陪同下，老李和赵凡乘小船参观了这个天然的自然博物馆。裴宁撑船的样子很象当地的捕鱼老汉，小船在他的拨弄下轻轻划破水面，在一人多高的芦苇荡里穿来穿去。

斜阳当空，水天一色，鸥鸟齐飞。

裴宁带着主人的自豪感向客人介绍说：

“你们要是春天来，这里一窝窝的全是鸟蛋，这里主要保护的是丹顶鹤，丹顶鹤每年一到春天，就从长江流域飞来，三月份产卵，四——六月繁殖出小鹤，三个月的小鹤就能长到20斤，花褐色的羽毛，长大了之后才是除颈部、尾翎为黑色之外，浑身洁白。噢，对了，头上还有一个鲜红的顶……”

“看呵，丹顶鹤！”

赵凡指着一群刚刚起飞的雪白的大鸟嚷着。

“不对，那是白琵鹭，仔细看它们嘴是扁的，象鸭子，而鹤的嘴只尖又长。”

又是一群，扑啦扑啦地飞上蓝天。

“丹顶鹤，丹顶鹤！”

“不对，那是鹤，很象鹤，但飞的姿势不象，鹤飞起来脖子呈S形，鹤凌空翱翔，脖子是笔直笔直的，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。”

惭愧，赵凡不敢看撑船的人，同样是生物系毕业，自己怎么荒废成这样。为了到报社工作，她宁可专业不对口，这两年，她什么都干过，工交、财贸、文教、理论，还搞了几天人事工作，真成了万金油。而在这里她看见了理想和现实的统一。

“你怎么想起分到这地方来了？”

她希望他多谈自己，可又故意装傲慢不经心。

“很简单，这里湿地广阔、原始，鸟类多，离城不远，很适于科研和教学。”

“就这些吗？”

“好奇心是记者们的职业病，对吗？”他很风趣，几个人都笑了。

“好吧，老同学，就告诉你，通过于……”他突然收口了。

“于楠丽，我知道，你们的事情我全知道。”

“……通过她，我认识了中文系的法国留学生奥列德。他父亲是巴黎最大的香水富商，他的自立精神让我佩服。在中国念书，他竟不要父亲一分钱，他穷得连拖鞋都不买。暑假，别的留学生不是回国探亲，就是游览名胜，而他利用这笔公款，一个人

跑到新疆柯尔克孜旗居住区,搜集了散落在民间的这个民族的史诗《玛纳斯》。回校之后,又把它译成法文,如今这本法文《玛纳斯》已经在巴黎出版。

“有一次,奥列德无意中说:‘听说你父亲是高干,在你们这儿,只要有好爸爸就行,是吗?’我说:‘不尽如此,生活会对你作出回答!’

“就这样,我就来了,奥列德开始不信……”

“后来呢?”

“后来他从巴黎寄给我一个飞吻,还让我替他吻一吻我们的丹顶鹤。是呵,不能把研究丹顶鹤的权利也让别人垄断。”

姑娘的心,就象这湖中的水,被小船冲开一道深深的波浪。
“知道吗?丹顶鹤的习性,雌雄结伴而飞,终生不变,而人……”
“人,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飞来的。”

裴宁摇摇头:

“要来,早该来了……”

赵凡不做声,深情地望着他。她知道他指的是于楠丽。

老李不知内情,他即兴地吟起诗来:

在天愿为比翼鸟,

在地……

“老李,我调到你们这里来工作你欢迎吗”赵凡打断说。

“欢迎,欢……噢,不,你是大城市的姑娘,这……”

只见裴宁嘴角边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。